

# 锦未绣央

JIN XIU WEI YANG

3

宅斗大神 秦简  
最霸气作品凶猛来袭！  
比《步步惊心》更惊心动魄！

订阅榜 TOP1  
蝉联潇湘书院  
月票榜 钻石榜

浅绿  
安知晓  
天下归元  
潇湘冬儿

联袂推荐

史上最反骨的女主  
教你生存法则，  
让你学会在爱情中所向无敌。

女儿身，男儿志，  
剔透骨，玲珑心。  
锦绣红颜弓无数男儿竟折腰。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JUHUA CHINA PUBLISHING

秦简  
QIN JIAN  
作品



# 锦未绣央

JIN XIU  
WEI YANG

她是相府三小姐，却过着爹不疼妈不爱的日子，只因她出生在二月，身份低贱，是命定的灾星。

八年卧薪尝胆，终让她一朝为后，凤临天下。然而世事难料，自己的至爱却是伤自己最深的人，辛苦付出却换来毒酒收尾。

幸好老天给了她重来的机会，她怎能辜负这大好时机？谁说她活该被人欺？我命由己不由天，这一次绝不重蹈覆辙！

她摇身一变，不再是丞相府里任人欺凌的善良庶女，那些曾经陷害她的人，她一定要让他们加倍奉还。

治了欺压她的嫡母，镇了伪善的大姐，皇子的爱也接踵而至。她重生一世只想低调做人，这些人却恨不得拉她接受万民膜拜。这对她来说可不算好消息，她得远离这些发光体。

可惜男人心，海底针，捞不上，猜不透。

发誓要彻底远离的男人为她要死要活，曾经的死敌表示暗恋她很多年，而她还不幸被一个天底下最俊俏的无赖缠上。

都说好女怕男缠，她这个恶女怎么也怕缠？

撒娇、卖萌、玩深情。她怎么没看清她那名义上的弟弟竟是个披着美人皮的腹黑男？

完了，完了！敌人还没扫干净，自己又要陷到情网里，这可让她如何是好？

上架建议：畅销·古代言情



ISBN 978-7-5399-6254-2



9 787539 962542 >

定价：75.00元（全三册）

JIN XIU  
WEI YANG

# 锦绣未央

③

秦简  
QIN JIAN  
作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绣未央：全3册 / 秦简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399-6254-2

I. ①锦…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8582号

---

书 名 锦绣未央（1、2、3）

作 者 秦 简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夏 童 王 宁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750千字

印 张 55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25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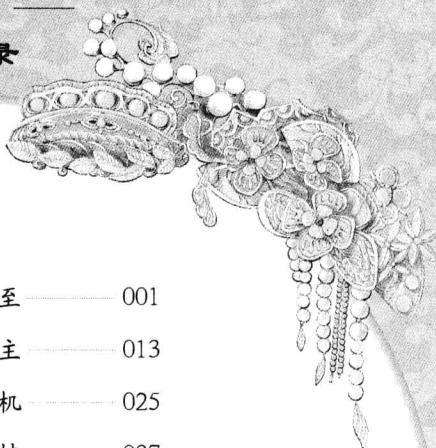
定 价 75.00元（全3册）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3

目 录



<b>第四十七章</b>	福祸皆至	001
<b>第四十八章</b>	刁蛮公主	013
<b>第四十九章</b>	联姻危机	025
<b>第五十章</b>	半路劫持	037
<b>第五十一章</b>	逼供失败	049
<b>第五十二章</b>	秦晋之好	065
<b>第五十三章</b>	另有春秋	078
<b>第五十四章</b>	蠢蠢欲动	090
<b>第五十五章</b>	晴天霹雳	105
<b>第五十六章</b>	恶战将近	118
<b>第五十七章</b>	后院起火	131



<b>第五十八章</b>	太子被废	144
<b>第五十九章</b>	丢人现眼	156
<b>第六十章</b>	掉进陷阱	168
<b>第六十一章</b>	初有成就	181
<b>第六十二章</b>	以牙还牙	193
<b>第六十三章</b>	娶妻封王	206
<b>第六十四章</b>	绝地反击	218
<b>第六十五章</b>	逼宫失败	230
<b>第六十六章</b>	陷入死局	244
<b>第六十七章</b>	谋逆之罪	253
<b>第六十八章</b>	穷途末路	265
<b>第六十九章</b>	世事难料	276



## 第四十七章 福祸皆至

太子站在一群贺喜的大臣之中，看着皇帝的笑脸、太后欣慰的面容，突然感到孤独，无可名状、难以言说的孤独。此时的他，还不知道一切都在今晚发生了变化，虽然皇帝没有责罚他，可是已经决定要废除这个储君。唯一洞察此事的，除了太后，还有一直默不作声看着这一切的李未央。当然，还有一个人，就是和皇帝同床共枕了多年的结发妻子——皇后。她隐秘地看着这一切，心中快速地转着念头，想要找一个机会，反败为胜。

等宫女们抱着孩子下去，太后已经感到了疲乏，她笑着站起身，道：“哀家实在累了，要去花园走一走。”

众人连忙起身要作陪，太后却摇了摇头，道：“九公主，你来。”九公主快速地走了过去，陪伴在太后身旁。太后想了想，突然道，“未央，你也来。”

众人大惊，包括李萧然的脸上，都露出了一种不敢置信的神情。太后喜欢九公主，对方又是金枝玉叶，让她作陪并不奇怪，但是李未央算是什么呢，不过是个臣子的女儿，而且还是个庶出的……当下很多贵夫人和小姐脸上都露出了不可掩饰的嫉妒，尽管她们竭力压抑这种嫉妒之情，可还是没办法忍住。没办法，只要她们想到李未央的亲生母亲不过是一个下贱的洗脚丫头，她们就没办法原谅她了。

人们常说，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事实上，这世上的爱和恨，总是这样无缘无故、毫无理由的。嫉妒足以解释一切，尽管她们也

知道李未央有太后的宠爱，全是靠她自己的努力，但这时候，谁还会想起这一切呢？她们只会嫉妒，为什么有资格站在太后身边的，并不是自己……

李未央同样感到惊讶，但是她没有将这惊讶表现出来，而是波澜不惊地起身，默默地跟着太后，在众人的注目礼中离开。一行人出了大殿，来到了花园。太后身后仅有九公主和李未央跟随，一众宫女持着罗伞团扇在后面远远跟着。

九公主看着太后，悄声对李未央道：“未央姐姐，太后这是有话要对你说呢！”

李未央当然知道太后有话要说，却不知道她要说些什么。太后走到一株蔷薇面前，突然停住了脚步，回头看着李未央，严峻的脸上突然有了一丝笑意，道：“未央，你过来。”

李未央走了过去，神情略显拘谨。她知道，上位者都喜欢这样的拘谨，因为这代表着敬畏和知礼。

太后看着她清秀的面孔，微微一笑，道：“未央啊，玉儿将一切都告诉哀家了，他说，火烧五十万大军的主意是你告诉他的。”

李未央眉头微微一皱，她没有想到拓跋玉居然会将这事情说出来，但与此同时，对他的做法已经有了预感，她跪在太后面前，低声道：“臣女有罪。”

太后亲自将她搀扶了起来，笑道：“你免了大历边境数百万普通百姓的兵祸，何罪之有呢？赏你都来不及了。”

太后要赏她——李未央心中微微一紧，笑道：“太后娘娘，若是真的要赏赐未央，请赐未央的母亲平妻之位。”

太后震了震，道：“未央，你不为自己讨一个赏赐吗？玉儿他——”

李未央微笑道：“太后，德妃娘娘去了以后，七殿下未免太过于孤单，太后娘娘若是怜惜他，还应该早一日为他择个良配。”

太后完全愣住了，拓跋玉将一切和盘托出，并且请太后做主，将李未央嫁给他，而且他要的是正妃之位。原本太后也觉得李未央的身份做不了正妃，但她既然立了如此大功，破个例也未尝不可。再者，她也觉得，李未央是一个聪明的好姑娘，嫁给拓跋玉之后，一定会好好地襄助夫君。说到底，太后比德妃要有眼光得多，她很赏识李未央，有心抬举她。如果拓跋玉将来能走得更远，那眼前这个少女，说不定会有更大的造化，这一切都要看她自己了。

但是，她没有想到，李未央却委婉地拒绝了。她情愿替母亲争取一个平妻的位置——而不是拓跋玉的正妃，甚至，她还提醒太后应该为拓跋玉择妃了。为什么？太后了解拓跋玉，他不是莽撞的人，他向来做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然他已经提出来了，太后以为他至少已经和李未央两情相悦才是。可是现在看来，

一切都是拓跋玉一厢情愿了。

太后有点恼怒，自己第一次做媒，居然还有人拒绝，她的声音微微带着凉意：“为何？”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还是故作矜持？

九公主睁大了眼睛，看着李未央居然真的拒绝了这样天大的好事。她几乎怀疑，李未央是不是疯了，嫁给她的七哥，是那么多名门千金朝思暮想的事情，可是，她却一口回绝了。

李未央只是慢慢道：“太后，未央只是不愿意。”

太后看着她，眼底泛起几丝异色，良久说不出一个字。不愿意，天底下居然还有人敢对当朝太后说不愿意，还说得这样义无反顾、郑重其事。她简直是要大笑出声了。

曾几何时，她出嫁的时候，也说了这么一句“我不愿意”。当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以为这世界的一切都是她的，父亲步步高升，虽比不上皇家，但也是天之骄女。当初她的母亲总说像我女儿这般人品、家世，将来是什么样的人嫁不得，一定要挑最好的。那时候的她，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最后呢，她嫁入了宫门，嫁给了九五之尊，这世上再也没有比他更显赫的男人了。但她不愿意入宫，因为她心中早已有了一个人。

太后的脑海中浮现出当年那人的容貌。当她无意中因为衣衫被树枝钩住而摔倒的时候，那双手扶住了她，一张俊秀的脸映入她的眼睛，那人柔声叫着她的名字，笑容和煦。

当时的她，忽然莫名对这个表兄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脸上出现了一丝红晕。她本以为，凭着两家的交情，凭着父母对她的宠爱，这个夫婿一定会是她的，他们都已经说好了啊——可惜，当她说不愿意入宫的时候，向来疼爱她的父亲给了她一个耳光。

她不惜一切，约了那人妄图私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错，可是只要出了大历的边境，皇帝的圣旨又怎样！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可是，当天晚上，那人却没有来。她恨他失约，一气之下，嫁入了皇宫，虽然富贵无忧，高高在上，可是这一生算是无望了，遑论什么幸福？然而十数年之后，才知道他一生未娶、郁郁而终。那天晚上，那人不来，并非不想来，而是在他打开房门之后，却见他的亲生父母、家中数百口人跪倒在他面前，求他不要闯下这等弥天大祸。是啊，拐走皇帝钦定的妃子，他们可以跑，那两个家族呢？这几百人怎么跑呢？所以，他来不了，永远都来不了——

后来她一步步登上太后的宝座，才明白，这世上，没有你不愿意这种话，你不愿意，也得愿意，还要答应得兴高采烈。因为这是皇家的恩典，不愿意？简直可笑！

她没有想到，时隔多年，居然有一个少女跪在她面前，清晰地说出了“我不愿意”这四个字。就连皇帝宠爱的九公主，面对一门自己不愿意的婚事，都不敢说这四个字，李未央，她怎么敢！

太后盯着她，缓缓道：“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本来要在大殿上赐婚，只是觉得应当提前说一句，让李未央不至于在殿上高兴得失态，却没想到，居然有人敢拒绝！

李未央抬头，直视着她，一字一句道：“未央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未央不是为自己着想，而是为七殿下。”

太后的眉毛颇具深意地挑起，拖长了语音“哦”了一声，仍是不动声色。李未央知道，太后在评估自己，若是说错了话，很有可能会面临一朝被打入地狱的局面。但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若是嫁给拓跋玉，跟当年嫁给拓跋真又有什么区别？将皇后之路再重来一遍吗？她知道，拓跋玉是真心喜欢她，但这种喜欢能够持续多久呢？她不想再把过去重新经历一次。

她将心一沉，置之死地而后生，她绝不会再嫁给拓跋家的任何一个人！

“太后，七殿下需要的是一个出身高贵、能够襄助他大业的女子，因为他有与太子一较高下的本事。若是娶了未央，除了让他被人耻笑之外，别无他用。太后真的心疼七皇子，就不能这样做！”

宫女们站得远，不知道这边在说些什么，却看到太后和九公主齐齐变色。空气中某种凝重的威严一下子压了下来，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自己的心思早已被这个丫头看穿了……太后的脸突然沉了下来，变得阴云密布。太子、拓跋真、拓跋玉，他们都是她的孙子，他们身上延续着她的血脉，其中拓跋玉最为太后疼爱。原本太子可以得到她的支持，因为太子一出生的时候，太后将他抱到了自己身边抚养，可是很快就被皇后想法子要回去了。这样一来，太子身后自然有皇后撑腰，和她这个祖母略有生分。而拓跋真这个孩子，虽然总是谦逊谨慎，可在太后看来，他小小年纪便心机深沉，和谁也不亲不爱。德妃虽然不善于看人，却善于讨好人，她一直以自己忙于代理宫务为由，三天两头把拓跋玉送到太后膝下。事实上，感情需要从小培养，拓跋玉就是从小在她宫中长大的，让她在人生的暮年，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

可想而知，表面上一碗水端平，甚至一直在帮助太子的太后，骨子里真正喜欢的孩子就是拓跋玉。她已听说过太多兄弟相残的故事，她担心这样的悲剧在自己的孙子中间重演。尤其是德妃去世以后，她便觉得自己成为了拓跋玉唯一的守护神。甚至，她是希望德妃早点消失的，因为她始终觉得，德妃只是有些小聪明，并没有大智慧。这些年若是没有来自于太后的庇护，拓跋玉无法平安长到这么大。

然而，她不能永远保护他，她的年纪已经大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很快拓跋玉就要开始自己保护自己了。她不担心皇帝为难拓跋玉，因为她知道，皇帝同样很喜欢这个儿子，她担心的是太子与拓跋真将对拓跋玉不利。而且，皇后为了

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必然要清除所有能对皇位构成威胁的人，拓跋玉说不定就会因此而遭到皇后的毒手。

李未央深知太后的心思，因为这么多年来，她早已看出太后暗地里一直在帮助着拓跋玉。而且，在太后看来，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朝堂之上，李家和蒋家一直在暗中斗争，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便是对待罗国公的态度上，他们一致排外——而早已谋划许久的太子和拓跋真同样不会让拓跋玉插手朝政。那么，太后必定会想法子让拓跋玉获得更多的军队。

军队和朝廷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不管你有什么背景，还得靠军功说话。军功高，则威望高。拓跋玉可以靠他王室的身份和太后的扶植，得到指挥权，却不能靠这些来征服千万将士之心。要征服千万将士之心，只有靠一场又一场的胜仗。而这一次的漠北大捷，让拓跋玉名扬天下，夺得了漠北的边境控制权，再加上罗国公的那二十万人，他已经足足有四十万军队。不管是谁坐上皇位，想要动他，都要好好掂量一下。

太后的脸上风云变幻，一瞬间闪过杀机，她甚至在思考，待会儿可以秘密处死李未央……

“李家如今朝堂一家独大，纵然未央是庶出，太子和三皇子也不会看着未央嫁给七殿下，这等于是让李家站到了七殿下一边。文武皆占，对目前的七殿下来讲，反而更加危险。太后娘娘为七皇子算计，当另择良配才是，莫要过早将他推上风口浪尖。”李未央仿佛看不出太后的心思，面容沉静地道。

太后迟迟下不了决心，目光对上李未央的眼神，不发一言，最后，她注视着跪在地上的少女，忽然间笑了起来。

她一笑起来，九公主只觉得压力顿减，不由自主松了一口气。她是知道这位祖母的，平日里看起来慈眉善目，真的杀起人来，那可是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刚才李未央开口回绝，她差点以为太后要下令将她推出宫门去斩了。

好险……未央这是从鬼门关上转了一圈啊！

太后笑了一下：“哦，原来你是全心全意为我的孙儿着想啊。”

“正是如此，臣女才会斗胆说出实言。”

太后的目光闪烁了一下，淡淡道：“从来不曾有人违背过哀家的懿旨，你凭什么以为你可以？刚才你说为了玉儿，不过是冠冕堂皇之言，哀家要听真话。”

李未央静了片刻，继续说道：“臣女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也许狂妄大胆，也许会触犯太后，但，不得不说。首先，蒙太后垂青，臣女若是封为七皇子妃，外人看来，风光无限，鱼跃龙门，但于臣女来说，却不是好事。如今七殿下对臣女另眼看待，甚至来求太后赐婚，固然出自一片真心。可太后所以首肯，不过是因为臣女善于谋略，将来能够襄助夫君，但这样的事情，臣女在府外便可以做。一

旦嫁入七皇子府，只会整日里沉沦于妻妾、嫡庶之争，将再无余力去帮助夫君。再加上臣女性格不够温婉，处事又不够体贴，甚至容貌也并无特别出众之处，天长日久，殿下的爱慕之情终将退却，另宠他人。长此以往，臣女将会变得心胸狭窄、刻薄待人，只怕太后赐的正妃之位，也不能填补臣女心中的寂寥与愤恨。臣女如今和七殿下是朋友，这样的关系已经很好，实在不希望将来有一天只能得到他的憎恨，请太后成全。”

太后盯着李未央，她知道，对方的顾虑全是真的。拓跋玉现在是爱慕李未央，但最要緊的原因是他得不到。凡是皇子，总是没有什么得不到的，所以他对李未央也特別执著。可是一旦他将她娶回去，李未央还是这么一副冷冷淡淡的性子，终有一天会把他的爱情磨平。他是个男人，身边美人环绕。正妃若是无法付出与之对等的爱，他必定会转而向其他妃子寻求慰藉。可是李未央终究是正妃，她可以不爱拓跋玉，但她肯定会生下子嗣，为了保护她儿子的地位，她会迫不得已向其他的妃子下手……到时候，一向清静的七皇子府，还不彻底变成战场吗？这和太后原本想要让她变成拓跋玉的谋士的想法，根本是背道而驰的。

李未央说得对，她表面上十分冷淡，但太后看得出来，她骨子里的霸道和占有欲比任何人都强烈。

李未央抬起头，非常专注地凝视着太后，那清冽的目光攥紧了太后的心：“若是听了这番话，太后还是一意孤行，臣女只能从命。”

九公主听得目瞪口呆，心道未央你还真敢讲啊！李未央的意思很明显了，不管是谁要娶她，都必须出自真心，而且，哪怕她不爱对方，但若是那人娶了她，她也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背叛。要么全心全意、没有一丝杂质的爱，要么，就有多远滚多远，别来招惹她。

真是足够嚣张、霸道，却又让人说不出半个不字。九公主隐隐觉得，李未央这个安平县主，比自己这个公主还要快活得多，就凭她敢在太后跟前说这些，这份勇气她就已经没有了……

李未央的声音字字悠远，句句清晰。太后轻轻闭了闭眼睛，转过头去：“外面风大了，回去吧。”

一行人回到宴会上，九公主一直都吓得不敢作声，看着李未央平静的表情，她几乎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回到大殿之上，众人正在欣赏歌舞，一群乐工正在奏乐，而十来个美貌的少女在殿内翩翩起舞，身上都穿着修长的舞衣，长袖飘飘，迎风飞舞，如同柔软的羽毛，舞步轻盈又带有韵味，显然正是莲妃之前替她们排练的柔波舞。

众人见到太后去而复返，连忙起身相迎。太后挥手罢了歌舞，突然高声道：“哀家有事要宣布，未央，你来哀家身边。”

李未央心中一沉，难道刚才的那番话，并没有打消太后心中的念头吗？拓跋玉的脸上，浮现了一丝微笑。他知道李未央不愿意嫁给他，从前他也愿意等，等到她情愿为止，可现在，他不预备再等了，因为他知道再等待下去，结果也只有失望而已。以前李未央曾经说过，要什么，便亲手去拿，现在，他要的就是她，而已。

太后道：“未央这些日子以来，经常进宫陪伴哀家，照料得比任何人都要尽心，哀家要好好赏赐你一回。”

拓跋玉的笑容更深了，他知道太后要赏赐李未央的，就是七皇子正妃的身份。

因为时辰已经过了子时，一些人有些困了，但是现在听说太后要赏赐李未央，不由得激灵了一下，赶紧振奋精神，听太后要说些什么。其实赏赐一个臣子的女儿，无非一些金银玉帛罢了，但若是如此，太后不会这样郑重其事，恐怕事情另有蹊跷啊！众人——甚至连皇帝的脸上，都出现了疑惑之色。

皇后笑道：“太后，不知您要赏赐安平县主什么呢？”

太后道：“哀家听闻你的亲生母亲地位不高，实在遗憾，所以今日便要赐给她一个平妻的身份。李丞相，你且代她谢恩吧。”

拓跋玉并不气馁，他一直紧盯着太后，想要知道她接下来还会说什么。李萧然虽然惊讶，但这情况下他当然要出来谢恩，他看了一眼表情平静的李未央，和一旁的蒋月兰，两人一起叩头下去，道：“谢太后恩典。”

在座之人闻言，脸上都露出羡慕之意。平妻，在前朝实际上是平民之中流传的说法，一些商人做生意，家里有个妻子，然后一直出门在外的，便会在做生意的地方再娶个妻子。但是，如果与之前的妻子见了面，也是一个正妻，一个是妾室，除非一直不见面。所以在前朝的律法上没有平妻的说法，通常后娶的那个，一辈子不回祖宅，不入宗族，只是外宅。要想认祖归宗，回家就得执妾礼，想入族谱也只能是妾，子女只能记妾生子。

然而到了今朝，朝廷对正妻与平妻的管制有所放松，越来越多的人家出现了正妻与平妻两头大的做法。但正妻、平妻嫡庶不分，在大家族和顾及名声的礼仪之家是很让人看不起、败坏门风的行为，所以一般人家是不会这么做的。现在太后亲自赐给谈氏平妻的身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是获得皇家认可的、堂堂正正的夫人，跟那些不通礼仪的人家自己娶回来的平妻完全是天差地别。再加上如今的李夫人蒋月兰的出身本身不算高，谈氏一下子成为太后亲封的李府平妻，立刻就越过她了。

这在本朝以来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恩典，所以当太后说出口的时候，所有人都用羡慕嫉妒的眼神盯着李未央。她的亲娘被抬了平妻，她也就是嫡出的小姐

了——大家随后看向蒋月兰，仿佛想要从她的脸上看出点什么，可惜，她那脸上的表情比李萧然还要镇定，仿佛与有荣焉似的。

皇后笑道：“原来是这样，想来县主的母亲得知，一定会非常欣喜。”

太后微微一笑，道：“这是自然，哀家夺走了人家的女儿，当然要给她一点补偿了。”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皇帝不由得道：“太后何出此言？”

太后道：“哀家已经决定，收下李未央作为哀家的义女。所以，她现在不是安平县主，而是安平郡主了。”

五月的京都，已经稍显燥热。京都的郊外这两年修建了许多亭台楼阁，很多达官贵人都在这里修建别院，于是这里慢慢聚集起了众多贵人的豪园。其中，以永宁公主的长安池最为引人注目。这座池子圈进了方圆二十里的土地，墙内曲折蜿蜒的水景与附近的天然景物融为一体。园内更是飞阁奇檐，斜桥磴道，令人目不暇接。

永宁公主特地邀请九公主、李未央来参观这座刚刚建成的园子。李未央之所以能够被邀请，是因为她是太后刚刚收下的义女、如今京都炙手可热的人物，所以连永宁公主都与她十分亲近。

说实话，太后的决定让李未央吓了一跳。她没有想到，自己所说的一番话，居然带来了这样的结果。

“所以，以后你的辈分就是我的姑姑——”九公主面色古怪。

永宁公主向来严肃，却也不禁笑了起来，这让她略显枯瘦的面孔生动了许多：“是啊，未央，你的辈分远远超过我们了。如今，你是父皇的妹妹了。”

李未央到现在，都还有一种荒谬感。但是她明白太后这样做的原因。她的身份改变了，哪怕仅仅是辈分的差别，就能阻止拓跋玉的举动。他再如何狂妄、再怎么喜欢她，也不可能冲破这样的辈分。所以，太后断绝了这桩婚事的可能性。然而，李未央看到拓跋玉的面容在那一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表情变得阴冷——这是她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的神情……

“未央，你瞧，七哥很生气呢，最近都不肯进宫，甚至连太后宣召都称病不来。这在他来说，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九公主轻声地道。

李未央微微一笑，道：“七殿下很快会想通的。”她看了一眼园内的景致，不由得点了点头。这整个园子里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以及无数的名花异草。有台州的金松、林木，周山的海棠、月桂，唐城的厚朴、杨梅，甚至还有德州的水杉，以及金州的杜鹃、红豆、山樱……若是要搜集这一切，恐怕要费上很大的心思。

九公主的手落在一棵海棠树上，不由得赞叹道：“不得不说，三哥的确很有

本事，竟然把父皇吩咐他修建的园子造得这样漂亮，他知道皇姐喜欢这些树，居然不远万里给她找来。”

李未央笑道：“的确如此，三皇子很费心了。”事实上，拓跋真很会讨人喜欢，只要他愿意的话，可以让你有被宠上天的感觉，但只要他不耐烦了，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对永宁公主，他当然会想方设法拉拢了，毕竟皇帝皇后一直对永宁心怀愧疚，所以什么都要给她最好的，看他差事办得这样好，也会对他另眼看待。

永宁公主的脸上也有笑意：“三弟做事，的确是再妥当不过了。”

她们三人在前面走，身后的女官们毕恭毕敬地跟着。

转过树丛，前面便是一道巨大的拱形桥，直接深入水中，桥下池水碧波荡漾，看起来十分的柔和，在阳光下更是教人心醉神迷。湖心居然还建了一座人工岛，上面重峦叠嶂，风景秀丽。就在这时候，李未央突然看见前面一群人簇拥着一个美貌少女从不远处走过来，她突然停住了脚步。

永宁公主勃然大怒，道：“这是私家园林，那些人又是什么人？”

她虽然平日里对待李未央和颜悦色，但那也是因为李未央比较会说话，不露声色之间很会讨人喜欢，再加上又很受太后的青睐，所以才会对她另眼看待，但是她对其他人就不那么客气了。永宁公主指着那边道：“还不把人赶出去！”

李未央瞧着，却觉得不太对劲，但还来不及阻止，九公主已经自告奋勇地带着众女官上去。这边远远只听到一个紫衣女官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三言两语之间竟然就被那美貌少女叫人丢下了湖去，扑通一声惊得所有人目瞪口呆。

九公主尖叫一声，整个人向后栽倒。“赵月！”李未央叫了一声，赵月飞身上去，片刻之间已经把九公主接住了。李未央和永宁公主对视一眼，快步赶了过去。到了桥上，永宁公主立刻吩咐道：“还不救人！”便有会水的女官快速跳下了湖，好半天才把原先那紫衣女官拖上了岸。

“哈哈哈！瞧她，多狼狈！”陌生的美貌少女嘻嘻笑着，对着身旁的护卫道。她的声音亦很独特，带着点懒洋洋的媚，每个字的尾音都断得很快，偏又带着一点缠绵。

李未央皱起眉头，这少女莫名其妙闯入别人的园子就算了，居然一言不合就敢动手把人丢下湖，这样的嚣张霸道，真是闻所未闻。她仔细打量着对面的少女，不由得微微愣住了。

这少女瓜子脸蛋，两弯细细的眉毛下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鼻子端正正，两片嘴唇薄薄红红的，一笑起来，露出两排又白又细的牙齿。脸细嫩极了，光洁素净得仿佛这世间所有的尘埃都沾染不上，即便不笑，那酒窝也是十分的迷人，不说风华绝代，却也是美貌逼人！当她出现时，桥、湖、美景，周遭的一切

就全部仿若隐形。

然而李未央却并不是看她的面容，而是注意到了她的一双鞋子。这少女穿着一双特别引人注目的鞋子。那鞋面用一种特殊的红色软皮制成，上面有用金线银线绣的花，每朵花中间嵌有一颗闪闪发亮的宝石，沿鞋帮居然大大小小有几十颗。高高的鞋底四周绣有一圈水波纹，还有几朵浪花在跳跃。

九公主此刻已经是怒容满面：“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把我的宫女都推下河，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那美貌少女拍了拍手中的鞭子，好整以暇地看了一眼九公主，脸上似笑非笑道：“你是谁，关我什么事！”

好跋扈的态度，九公主几乎被她噎住了。一旁的护卫刚才不敢下去救人，是因为他们是男子，不敢轻易碰公主身边的女官，这时候看到公主被人呛声，连忙上去拔了刀：“大胆！敢这样对九公主说话！”

谁知那边的十来名高大护卫也噌噌噌拔出了刀来，毫不示弱。

李未央注意到赵月脸色不对，不由得低声道：“怎么了？”

赵月竟然用惊恐的眼神看着对方队伍里的一个年轻男子，都忘记回答李未央的话。李未央顺着她的眼神望过去，却看到对方的左脸颊上有一道刀疤，几乎毁掉了那张原本英俊的面孔，显得十分狰狞。当其他人都动的时候，他和他身后的三个黑衣护卫却是一动不动，像是四尊雕像一样守在那美貌少女身边。注意到李未央的眼神，那人不过掀动了一下眼皮，根本没有正眼瞧她一下的意思。

李未央不由得挑眉，对方似乎根本没有把九公主放在眼里。

那美貌少女上前走了两步，不自觉地露出高筒绣花软皮靴的全貌，李未央注意到，那双靴子长长的筒上绣着凤凰，展翅欲飞。凤凰周围，还绣有许多小鸟，一个个活灵活现，组成一幅百鸟朝凤图。所有鸟的眼珠，都用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宝石镶嵌，随着她的走动，一闪一闪的，像鸟儿在眨眼睛。

敢用百鸟朝凤的图案，还镶嵌了这样多名贵的宝石，这个少女的身份怕是不简单！一瞬间，李未央的脑海里闪过无数个念头，不动声色地拉住了要亲自上去理论的九公主。然而就是她这么一个小动作，却被那美貌少女盯上了。

“你是什么人？”少女纤细白嫩的手伸出来，端的是指如葱削，甲似玉琢，仿佛一块美玉雕成，只可惜她那手上提着一条小牛皮的马鞭，破坏了整幅画面的美好。她只歪着头盯着李未央，看起来像是好奇。

李未央微笑道：“我是大历的安平郡主，不知道小姐是什么人，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那美貌少女仰起下巴，冷笑了一声：“安平郡主？你算什么东西，不配知道

“我是谁！”

“你——”九公主几乎快气炸了，她从小娇生惯养，除了皇帝，根本不会有任何人敢给她委屈受，此刻居然被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少女如此挑衅，完全是怒不可遏了。她甩开李未央的手，三步两步上去就要斥责，谁知还不等她开口，只听到一声鞭响，九公主惊叫一声，随后捂着面孔，完全呆住了。

不要说永宁公主，连九公主身边的女官们也全都怔住了。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是李未央，她快步走上去，揽过九公主一看，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就在那美貌少女的鞭子下来的时候，九公主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脸，所以这一鞭子抽在了她的手臂上，把袖子都给抽破了，雪白的皮肤上露出一道红痕。九公主呆若木鸡地站着，李未央连忙向身后的女官呵斥道：“还站着干什么，快去找大夫！”

女官忙不迭地去了，永宁公主这才反应过来，顾不得来查看九公主的伤势，满面怒气道：“来人，把他们都给我扣起来！”

美貌少女毫不畏惧，娇叱一声：“灰奴！”一直没有动的四名黑衣护卫中有一人应声出列。他生得高大而精壮，五官貌不惊人，丢在大街上估计都不会有人多瞧他两眼。

永宁公主这边的护卫没想到对方只出来一个人，未免觉得被羞辱了，十二人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那灰奴拔剑出鞘，毫不惊慌地展开猛攻。他的剑势惊人，剑随声动，以快制敌，霎时出手便连攻十二剑。

这手快剑，迅捷灵动，自成一格，一旦剑势展开，疾如狂风，猛若奔雷，几乎招招都是不顾性命地抢攻，气势凌厉迫人，原本的十二名护卫眨眼间就倒下了。永宁公主府的护卫首领自幼习武，却还没遇到过此等高手，为了不失颜面决定拼死也要将此人拿下。突然那灰奴手中的长剑如惊鸿般急刺而出，雪亮的剑锋闪得炫人眼目，刺穿层层风墙直奔对方手腕。电光石火间，就听见当啷一声，永宁公主府的护卫首领踉踉跄跄连退数步，掌中长剑已落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美貌少女笑道：“还要比吗？”言谈之间，显然把此事当成一场玩耍，根本没有把人命放在眼里。

自己这边十二个护卫冲上去，全被打倒在地不说，护卫首领还被人伤了右手。永宁公主还从来没有这样落过颜面，已经气得面色发青了。

李未央却看向了赵月，从刚才开始，她就一直死死盯着刚才那个脸上带着刀疤的年轻男子，眼中闪过无数情绪，最后定格为恐惧，然后她低下头，仿佛生怕被对方认出来一样。李未央想了想，不动声色地挡住了赵月，低声道：“你先下去。”赵月一愣，没想到这个时候李未央居然会下这样的命令，但她的腿已经在颤抖了，这是一种无法抵抗的恐惧，她下意识地退了两步。